

爱情有病

赵小赵
著

同居生活的罪与罚

结不结婚的彷徨与呐喊

新都市主义代表作家赵小赵

继《武汉爱情往事》后又一力作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爱情有病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情有病/赵小赵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5

ISBN 7-216-04623-4

I. 爱…

II. 赵…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8597 号

爱情有病

赵小赵 著

出版发行: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920 毫米×1280 毫米 1/32
字数:247 千字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印张:10
插页:1

版次:2006 年 5 月第 1 版
书号:ISBN 7-216-04623-4/I·420

印次: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0.00 元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湖北人民出版社

近期推出的文艺类图书

《天堂里的哭泣——实力派青春写手合集》（即将推出）

《地狱里的微笑——实力派青春写手合集》（即将推出）

《悉尼的中国男人》 大陆[澳大利亚] 著 （即将推出）

《春梦伤了》 飞天婆婆著 （即将推出）

《深水无间道》 唐颂著 （即将推出）

《赤裸之城》 赵小赵著 （即将推出）

《漂流在非母亲河上》 岑兰[美国]著 （即将推出）

《美国时间》 邵丹[美国]著 （即将推出）

《美国两面派》 陈谦[美国]著 （即将推出）

《就要赖着你》 张楠著

《没有阳光的幸福》 张楠著

《我是女博我嫁谁》 彩云雨田著

《斩神》 孟凯达著

《感情用事》 一人著

《撒欢儿职场》 蹦蹦著

《萧乾全集》 萧乾著

《萧乾忆旧》 萧乾著

《独步世界大战的欧洲》 萧乾著

“海外女作家作品集”

《往事恍如昨》 琦君著

《水是故乡甜》 琦君著

《母心·佛心》 琦君著

《女王与我》 林太乙著

“人踪书影文丛”

《洋嫂子&洋妹子 etc》 黄宗江著

《外面的月亮》 陈丹晨著

《拾稗者》 止庵著

《名家故居仰止》 黑马著

《二战,在寻访中》 丁刚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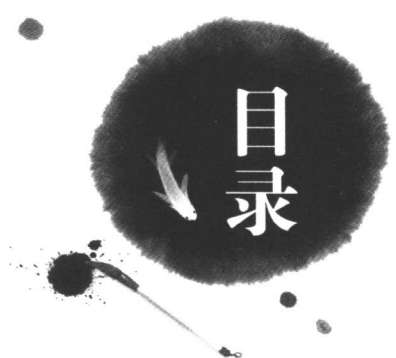
《是禁果,才诱人》 余中先著

《西洋镜背后》 董鼎山著

《沉醉的遗韵》 吴泰昌著

《远年的蔷薇》 何满子著

《往事知多少》 朱健著



目录

1 第一章

武汉，和武汉的那个男人真是适合她爱情生长的土壤吗？如果是的，那她为什么又感觉这块土壤好像成了一片缺少养分的坚硬的盐碱地，让她的呼吸日益困难起来。

16 第二章

2004年春天，杜宇明显感觉到了一种无所适从和举棋不定的焦躁，就如同他驾驶着一艘单桅船在茫茫大海中航行了很久以后，终于发现了一座岛屿，但这座岛屿的风景平淡无奇，甚至让他水土不服，

跟他曾经预想的乐土要差别太远，他很疲惫，也很困惑，不知是就此留守在这里慢慢适应，还是重新扬帆起航去寻找新的乐土。

第三章 31

很多时候，爱情不过是一场伪装高潮的游戏，所有快乐的呻吟和完美的配合只是为了取悦对方。有时婚姻也是如此，表面的幸福和满足都是伪装给别人看的。除了自己，没有人真正知道高潮之下，我们内心那份持久的虚无、寂寞和疼痛。

第四章 44

他知道，那种伤，对已经把他看成是她生命中不可割裂的一部分的陶美娟来说，绝对是致命的。一种爱与被爱的惯性像绞杀藤一样缠住了杜宇，使他极力寻找透气的空间，却又无力挣脱开来。

第五章 58

几年来，陶美娟感情、青春和身体的付出，对他来说无异于一个沉重的盔甲，压在他疲惫的身

上，让他自觉不自觉地抵抗着来自其他女人的爱的羽箭，保护着一座早已被平淡生活淘空的爱情城堡。

71 第六章

默菡终于听见了这三个在心里期待了无数回、在梦中呼唤了无数回的字眼，她百感交集，两滴泪水像露珠一样从眼角悄悄滑落。她猛地搂住杜宇的脖子，两个人又狂风骤雨般地热吻起来……在神农架这个地狱般黑暗的夜晚，杜宇和默菡却恍若进入了一个春暖花开的天堂，爱情的天堂！

92 第七章

我们之间的症结不在于你说的那些表面上的东西，而是我们两个根本不适合。不适合你懂吗？就像钥匙和锁的关系，这把钥匙原本就不是开这把锁的，因此不是锁不好，也不是钥匙不精良，是它们根本就匹配错了，所以打不开那扇门，那扇爱情的门！

第八章

108

他多想给她一个温暖的港湾，保护这艘被摧残得伤痕累累的羸弱的小船不再受到风暴的任何伤害，可是他的港湾里早就停泊着另外一艘船啊，他的港湾太有限，容不下两艘船同时停靠，无论港湾向谁开放，都注定有一艘船要在汪洋中悲伤地沉没。

第九章

125

杜宇经常会设想这样的场景，哪天他真的死去以后，有多少爱他的人会泪雨滂沱？那些与他骨肉毫不相连的人，是否只是把他的死亡看成是一幕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戏的终场，叹息一声过后就可以马上又开始一场纸醉金迷的笙歌和盛宴？而那些哭得最凶的女人，多年以后想起他时是否还有刻骨铭心的痛呢？

第十章

140

难道就只有他才这样无奈地生活着吗？他身边那么多人一辈子不都是被各种各样的无奈所束缚着

吗,有几个人能真正地为自己活一回?

158 第十一章

杜宇心想,这个世界什么奇迹都可能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明天爆发,火星可能马上侵略战领地球,南极冰山可能一夜之间全部融化,蟒蛇可能一口吃掉大象,但红杏出墙这种可能性永远不会在他专心专意的陶美娟身上发生。

176 第十二章

她将自己的青春尊严押在一个荒淫无耻的有妇之夫身上,这样的代价是不是太昂贵了一点?为了促使她悬崖勒马,差点连命都没了的袁礼杰甘愿放弃报警以血相谏,如果她依然执迷不悟一意孤行,她对得住他的良苦用心吗?经过这次风波,范婷婷第一次对自己义救父母的举动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到底是该以身饲“狼”报答父母养育之恩,还是该拒绝金钱的诱惑,维护做女人的尊严与良知?

第十三章 196

你要是做温柔善良的草食动物，就会有肉食动物来吃掉你，所以要想爬上食物链的顶端，就必须做肉食动物，而且要努力做最凶猛的肉食动物，否则迟早会成为别人的牺牲品，这就是幸福人生的生存法则。

第十四章 212

每次孤苦无助伤心寂寞的时候，她就会想起那个绝不肯让她受一丁点委屈的男人，想起那个甘愿用宽厚的肩膀为她遮挡一切风雨的男人，想起那个为了唤醒她迷途知返不惜以血相谏的男人，她多想回到他的身边去，多想依偎在他的怀里享受被呵护的幸福和满足，多想做一个乖巧的小女人坐在诗意的黄昏里为他弹奏一首首美妙的钢琴曲。

第十五章 227

默菡就是这样在郁闷的汪洋中久久沉浮，无数哀愁像潮水一样扑过来，肆意压迫着她的胸腔，疯

狂地灌进她的口鼻，让她一次次近乎窒息，一次次被呛得撕心裂肺般的难受。默菡觉得自己快要崩溃了，每天在武汉待着，她就好像天天闻到了杜宇要结婚的味道。

247 第十六章

爱情和婚姻这东西是不能将就的，因为它就像一场病，如果不对症下药，自己将就着吃点药敷衍了事，就有可能慢慢地酿成不治之症，即使没有这么严重，也可能会有后遗症，让你时不时感到隐痛。所以说，一旦你找到了真爱，就要毫不犹豫地抓住它，千万不要交臂错过，否则就会留下一辈子的伤痛和遗憾。

266 第十七章

星光璀璨月华如水，苍穹上一盏灯火往南蜿蜒而去，不知默菡坐的是否就是那一班飞机，不知她是否也在俯瞰这座城市夜空中的一个痴心男人？杜宇久久地凝视着那盏渐渐远去的灯火，直到它消失在沉沉的夜幕中。九月的武汉如梦似幻，像高脚酒杯上的一个残吻，像昨夜枕边的一声叹息，又像

在钢琴黑白琴键上跳跃的一段风花雪月的往事。

第十八章 282

近了，更近了，真的是默菡！杜宇向默菡伸出了手，她抓紧了，他感受到了她手心的恐惧和激动，她感受到了他手心的温暖和勇气。默菡哭了，杜宇也哭了，泪雨缤纷中，他们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这一次，他们再也不会放手。是的，一辈子都不会放手！

武汉,和武汉的那个男人真是适合她爱情生长的土壤吗?如果是的,那她为什么又感觉这块土壤好像成了一片缺少养分的坚硬的盐碱地,让她的呼吸日益困难起来。

第一章

这个夜晚,准确地说是2004年早春的这个夜晚,杜宇孤独地坐在武昌起义门的城垛上,坐在洁净无比的月光中吹着忧伤的小号。起义门显得有些颓败,坑坑洼洼的城墙上长满了荒草,偶尔有孤零零的野狗站在门楼上眺望远方,一尊据说是辛亥首义时革命军使用过的山炮搁在残破不堪的城垛上,锈迹斑斑却昂首挺立让人想起生了疱疹的阳具。一直通到长江的护城河早已填平,其上蔬菜茂盛,肆意攀爬的、绿油油的瓜蔓常常遮住了半壁城墙,每到炎热的季节,藏污纳垢的蔬菜地里就会蚊虫凶猛臭气熏天。杜宇有时会怀疑,教科书上是不是印错了,那件推翻了满清王朝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伟大事件真的就是在这里发生的吗?这柄锃亮华美、被手指打磨得光可鉴人的铜管小号是养父传授给杜宇的,杜宇的养父曾经是汉剧团红极一时的名旦,多才多艺,几乎会演奏所有的乐器,不管是中国的还是西洋的,但他后来却因为酗酒跌到紫阳湖里溺水身亡。多年来,每隔

一段时间，杜宇都会选择一个月光很好的夜晚，独自去起义门的城墙上吹小号。他是个很恋旧的人，喜欢在有如天籁的小号声中远离城市的喧嚣和浮躁，回归到一种心灵的澹然与宁静的状态中去。

杜宇吹起那首英国伊丽莎白女王时代著名的古典民谣《绿袖子》的时候，他的女朋友陶美娟正坐在上海到武汉的K14次列车上，她舍不得买卧铺，坐的是硬座。陶美娟平常都很节俭，手机也不用，只用接听免费的小灵通。她不爱追逐时尚，买衣服超过两百块钱就要犹豫半天。有一次陶美娟生日，杜宇想给她一个意外的惊喜，没事先商量就买了一件八百多块钱的连衣裙送给她。回家后，陶美娟一看连衣裙上的标价，连包装都没敢打开，就执意拿去换，直到杜宇偷偷地把购物发票扔掉，陶美娟四处寻找无果后，才悻悻作罢。好在陶美娟人漂亮，身材又标准，平时穿什么都好看。

此刻，陶美娟正把头靠在K14次列车的玻璃窗上，茫然地看着外面暗黑的树影和渐渐抛在身后的上海色彩斑斓的灯火，想起自己又一次放弃了留在上海发展的机会，心中忍不住波涛汹涌，她一遍遍地叩问自己：武汉，和武汉的那个男人真是适合她爱情生长的土壤吗？如果是的，那她为什么又感觉这块土壤好像成了一片缺少养分的坚硬的盐碱地，让她的呼吸日益困难起来。

陶美娟是星期天的上午到达武汉的。在火车上颠簸了一整夜，又担心小偷，所以她几乎没怎么合眼。陶美娟拖着拉杆行李箱走出汉口火车站时，神情有些疲惫，虽然上火车前，她用公用电话给男朋友杜宇打了个电话，他说明天上午要去参加一个新闻发布会，没时间来接她了，但出站后，她还是忍不住用眼睛扫描了一下四周，希望发现那个让她无比熟悉的身影。一个卖报的中年妇女凑上前来，一脸卑微地问她要不要买报，陶美娟看见那位妇女被太阳晒得黝黑的脸膛，于是有些怜悯，就掏出五毛钱硬币，买了份《三镇都市报》，然后打起精神到马路对面的公交车站去坐车。

陶美娟一上车就打开那份《三镇都市报》，找到特别报道版，看见上面有杜宇采写的文章，这期他揭露的是一起利用征婚骗财骗色的案子。杜宇的采访深入细致，文笔犀利老到，颇受读者欢迎，他也因此年年被评为报社的明星记者，28岁不到，他就已经是报社采编中心的副主任记者了。陶美娟常常为自己有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男朋友而自豪。

看了会报纸，一阵困意袭来，现在，她把头仰在座位的靠背上打起了盹。一缕凉风吹过来的时候，她才迷迷糊糊地睁开双眼，这才发觉公交车已经行驶在长江大桥上面了。陶美娟看着车窗外掠过的风景，一条迎亲的长龙在车流中显得额外抢眼，领头的是辆缀满玫瑰花瓣的加长型黑色劳斯莱斯，新郎和新娘从车顶的天窗处露出半个身子，神采飞扬、笑靥如花，脸上写满幸福的颜色。尤其是新娘，长长的粉红色的头巾在春日的暖阳里迎风飘扬，像一面绚烂夺目的爱情旗帜。迎亲的长龙渐渐地驶远了，陶美娟仍回头羡慕地看了好几眼，她想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够像那位新娘一样，披上美丽的婚纱，无限甜蜜地依偎在心爱的男人身边，踏上婚姻的红地毯呢？

陶美娟今年8月就满27岁，她和杜宇同居已经有四年了，两人住在武昌起义门附近的紫藤街，那里有一座杜宇的爷爷留下来的老式院落，还是清末光绪年间的建筑，四面有低矮的围墙，里头搭着葡萄架，斑驳如抽象油画的墙壁上还有茂盛的爬山虎，每到夏天的时候，远远一看，就像童话中可爱的绿色小房子。

卧室的窗户外面栽着一些夹竹桃和几棵高大的银杏树，枝叶浓密，遮挡了光线，所以室内显得阴森灰暗，如果大白天在房间里面看书还需开着灯。室内的家具都是杜宇的爷爷留下来的，很旧很土气的那种，一张宽大的架子床竖着四根挂蚊帐的木柱，连接柱子的横梁上镂刻着花鸟虫鱼和山水人物，而且还有一个摆放鞋子的古老的床榻。让陶美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的是，因为年久失修，这张床老是在

她和杜宇“活动”的时候吱呀作响，她经常担心这老古董会在他们高潮的瞬间轰然坍塌。但陶美娟最讨厌的是房间里还有老鼠和蟑螂，常常把她吓得尖叫。她认为上了年纪的人才住这样的房子，老人都喜欢怀旧嘛，在院子里面种种蔬菜和鲜花、下下象棋，躺在藤椅上晒晒太阳、品品茶什么的倒很不错，但根本不适合年轻人住。

陶美娟憋足了劲要存钱买新房子，她是中学英语老师，一个月一千多块，杜宇收入比她高多了，每个月工资、奖金加稿费，可拿到六七千，两个人的收入加起来，在武汉这座消费并不高的城市，绝对够小康水平了。而且杜宇还有一辆富康，是买了他同事的二手车，尽管车看上去不是很有档次，但也算是有车一族了，何况杜宇每个月还有车贴，养一辆车几乎不用花什么钱。综合这种优越性，陶美娟似乎对现在的生活应该没有太多的不满意，比不了那些嫁入豪门的港台女明星，比起90%以上的中国普通老百姓还是要强得多。

但事实上陶美娟越来越不满意现状，她倒不是不满意经济状况，而是她感觉杜宇对她越来越敷衍，看她的眼光不再是温情脉脉，而是空洞无神，好像对她熟视无睹；更恼火的是，同居都这么久了，杜宇一直不提结婚的事。每次陶美娟主动提起，杜宇就以工作太忙为由搪塞过去，声称等自己的事业上上了一个新台阶再说。陶美娟知道杜宇事业心很重，可婚还是得结啊，两个人都不再是青春少年了，该严肃对待的事情还是应该严肃对待，同居可不是小孩子玩过家家的游戏。这次去上海前夕，陶美娟得知杜宇写的一个报道获得了中宣部评比的“全国好新闻”奖，他采写的一个长篇新闻纪实报道还被省电视台看中，准备改编成一个20集的电视连续剧。杜宇可谓是名利双收了，按理说，这算是他口中说的“事业上上了一个新台阶”吧，他是不是再也没有理由逃避结婚了？

由于这次去上海比较匆忙，陶美娟还没来得及跟杜宇讨论结婚的话题。然而，在2004年这个多事而潮湿的春天，在陶美娟去